

心外情

张子琳

天津出版社

山 · 水 · 情

张子琳 著

文 津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·水·情/张子琳著. —北京:文津出版社, 1999.7
ISBN 7-80554-372-0

I. 山… II. 张… III. 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
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38717 号

山·水·情 SHAN SHUI QING 张子琳 著

*

文津出版社出版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邮政编码:100011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125印张 211 000字

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

ISBN 7-80554-372-0
I·128 定价:16.00元

序

子琳兄嘱我为他的《山·水·情》作序。我自知难堪此任，推之再三。然兄情辞恳切，不改初衷。念与兄交往有年，道同情挚，岂能执意违拗。遂有此不避添足之举。

我想用这样几句话来表达我对这本集子的总体印象。这就是：“写景自然，悦人耳目；构思新颖，出语隽巧；状物拟人，若在眼前；寄情寓意，见之言外”。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统一。有较高的文学品位。总之，这是一本好书。

拜读和欣赏《山·水·情》，值得称道的，当首推它那畅荡喷发的文采。

大凡记游之作，所要记叙的多为自然风光，名胜古迹，现代景观。这些美好的题材，如果运用优美的文字去表述去讴歌，那就会山也妩媚，水也多情。反之，如果使用令人生厌的陈腐套话，干瘪术语，去写多彩的山水文章，那将会山也失色，水也无韵。《山·水·情》就是以它清词丽句般的灵动语言，纵横挥洒的活泼笔调，工美的造句遣词，丰富多变的语汇，拒套话于笔端，斥陈词于篇外，透发出一股清新高雅之气，在语言文字上给人以一种韵律般的享受。如《井冈云》，写难写之景，如诗如歌，景文俱胜。如《走进历史的交响——新黄鹤楼》，状难状之物，若金石作响，节律分明。让人在神游的同时，又领略了语言的音乐美。

单就这本集子的语言特色而论，应当说它不同凡响，别有

风韵。细细品来，使人觉得绮丽而不含造作，飘逸而内藏风骨，清爽而不乏意味，出新而不失典朴，形成了作者自己特有的语言特点和语言风格。我想这应是这本集子的一个鲜明特色。

“丹青难写是精神”。记游之作当不例外。

可以看出，作者在完成这些作品时，是想努力避开机械地照相式地描摹山水，刻板地流水账式的记述景物，主观上力图尽可能地给所描写的对象赋予某种感情色彩，发掘出某种思想意蕴，勾勒出某种性格和灵性，催发出生命与活力，使之寓情于景，情景交融。应该说，这一点也做到了。无疑，这给作品增加了力感，在景物之内透出了作者的画外音。

让我们走进作品。

《北京，没有秋天》透过几位老友京城邂逅时的言谈举止，勾画出了积极向上、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，热情地讴歌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。在《一路惊险到恒山》中，于深谷危崖之间，抓住一个险字，描写了古工程建筑的恢宏，歌颂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。而《扬州梦》则是以凌厉的笔触，透过历史上英烈忠魂与现实中势利小人的对话，对一些人的丑恶灵魂，给予了有力地揭露和鞭挞，把美与丑、爱与恨宣泄得淋漓尽致。对于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应予警示的现象，作品也有所触及：《亦哭亦笑庐山行》就是透过旅途中的一段经历，把个人与集体利益发生碰撞时，一些人所表现出的各种不同心态暴露得一览无遗。在另外一些领域，作者也都有自己内心情怀的抒发。《西安怀古思絮》，作者在走不出的历史帷幕中，展开了猜谜式的畅想，对祖国精深博大的悠久文化发出了一连串的咏叹！而《金山寺前的困惑》，则是在神话传说与历史真实面前，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中，反映了作者内心的迷惘……所有这些，在展开的一幅幅画面中似乎都听到了作者的心声。诗言志，文叙情。文

学创作上所谓的触景生情，感时抒怀，借物明志，都得到了一定的体现。我想这应是这本书的又一特色所在。

对于当前文学创作中各种丑恶现象的现实，这本书还有一个闪光之处，那就是它的纯正文学氛围。

在商品经济大潮渗透文坛的今天，在“文化经济”和“经济文化”盛行的文坛，充斥于文化市场的所谓“文学作品”不可谓不多，不可谓不“繁荣”。但从文学作品使命的角度来说，似乎又是该写该出的书并不多，而不该写不该出的书却很多。说到底，无非是一个“钱”字在驱动在左右。某些人为了赚钱，什么色情、凶杀、荒诞、猎奇、封建、迷信等等，只要有人看有人出，他就敢写。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，作者自觉地走严肃文学创作之路，自觉地坚持高尚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，抵制文学创作上的歪风邪气；以其沐浴着纯正文学氛围，蕴含着高尚情操和散发着浓郁书卷味的《山·水·情》推向社会、推向读者，这是很难能可贵的。

借助《山·水·情》这扇已经打开的心灵窗口，我想走进作者的内心深处，在因果上找到它的内在联系。

那是在他的另一册吟咏山水的诗词著作《云·月·路》自写的前言里。他这样写道：“我一直对祖国的山河胜地，对大自然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依恋。我的心和它们是相通的。常常是，在生活的漩涡里将失去自我时，山水、田园、草木使我头脑清醒，心灵净化，从中感受到哲学的意蕴，道德的力量，情感的品位。从而不断获得精神和思想的升华。”我明白了：他是那样的热爱自己的祖国，他已把这份热爱融入了祖国的山水。他之所以孜孜不倦地采风，就是为了从自然和祖国的文化遗产中吮吸甘美纯净的思想琼浆，汲取精良醇厚的艺术滋养，从中得到哲学高度的启迪和对人生、对历史、对生活的感悟，去讴歌他

所热爱的祖国的山山水水。赞美这本书，理所当然地要一并赞扬作者的美好心灵。

我以真诚叙说了对这本集子的美好感受。我也以同样的真诚指出我所认为的它所存在的不足。简单说来：一是有些篇章的主题思想没能提炼出来，虽素材尚好，但缺少思想内涵；二是有些篇章在取材上疏于剪裁，有杂乱堆砌之嫌。尽管它只是良玉的瑕疵，美女的病容，但毕竟是一种遗憾。

我知道，我的这段文字，并不会给这本集子增色，甚至会成为一个累赘，但我却从中经历了一次心灵的远游，经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，获得了心灵的快慰和满足。

孔繁瑰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于濮阳

目 次

上 篇

日出泰山·····	3
春雨大明湖·····	8
雾中蓬莱·····	13
北戴河的潮与云·····	18
北京，没有秋天·····	23
喇嘛庙与避暑山庄的主旋律·····	27
萧萧易水话珍妃·····	34
开封赏菊记·····	39
颛顼、帝喾陵巡礼·····	45
曾记少林寺·····	49
晋祠“三绝”的断想·····	54
混茫佛国五台山·····	59
一路惊险到恒山·····	66
西安怀古思絮·····	71
走进历史的交响——新黄鹤楼·····	78
丹青隐处是君山·····	81
岳麓山记·····	86
衡山独如飞·····	91
雨中白帝城·····	96
三过神女峰·····	102
金山寺前的困惑·····	107

秦淮风月与莫愁烟雨·····	110
风雨太湖·····	115
扑朔迷离寒山寺·····	120
亦哭亦笑庐山行·····	124
美庐萧萧雨·····	131
新滕王阁的烟景江天·····	136
过石钟山·····	141
井冈云·····	146
我爱西湖·····	150
山水甲天下，神话满桂林·····	156
醉人的漓江·····	164

下 篇

四进太行山·····	171
寻疑作客花果山·····	178
走过的“三国”路 寻过的“三国”梦·····	184
今日水泊梁山·····	194
沧桑满目觅朝歌·····	201
秋声楼遗韵·····	206
“澶渊之盟”故地漫笔 ·····	215
扬州梦·····	221
菏泽牡丹轶闻·····	229
西湖的余晖·····	238
华山雪·····	250
山海关的沉思·····	260
辽河不了情·····	267
后记·····	280

上 篇

日出泰山

爬了半夜的山来到泰山之巅玉皇顶。

一路的印象混沌沌，模模糊糊，像一张曝光过度的底片，再辨不清什么头绪来。

眼前不知所始，不知所终，一切都陷在黑暗里。

黑暗，这从地狱之门涌出来的恶势力，有着魔鬼一般的凶残、贪婪、征服的共性。此刻，它加重了密度，加大了压力，加强了包围，加紧了封锁……似乎想把整个宇宙用一色的黑填满，塞紧，漆遍，无隙无缝，全部占有。多么横行霸道！它威胁着脆弱的神经。

你看，胆子最小的星星生怕遭到一口吞掉的厄运，眨着老鼠般怯懦的眼睛向西半天急急逃遁。有的不小心失了脚，连叫喊一声都来不及，一道流光消失在黑暗里。半片月亮更惨，虽曾主持了一阵子夜的清辉，此时不顾一切尊严和体统，吓得面无血色，摇摇晃晃支撑不住，一跤跌落山坡背后。山河仿佛喝醉了酒，吃了蒙汗药，昏昏沉沉，毫无气势。惟有山风，急得呼呼作响，慷慨激昂，甚至怒发冲冠，但唤不起周围一点反应，也

冲不开一丝隙缝。我的思想也凝固了，凝固在洪荒不辨的时空中。

黑暗，这震撼灵魂的黑暗！这广袤而神秘的黑暗。

似乎冥冥之中在发生着什么事情。是铁器在碰撞？大河在冰裂？是滚雷？是怒涛？还是万马奔腾？火山爆发？

忽然，东方的天际泛出一小片似有似无的鸭蛋青色，那么小，那么浅，那么微不足道。但却使我凝固的思想开始解冻，融化，苏醒过来。

借着熹微的晨光，把蒙蒙大野昊昊高天的结合部当作视平线，聚精会神等待那日出的庄严时刻。

好像于偶一走神偶一眨眼的瞬间，在那寥廓的高处未曾经意的天幕上，被谁家幼儿的指头戳破了一个窟窿，露出一弯肉色的指痕。接着就以奇妙的速度变幻：由指头而婴儿的红唇，而桔瓣，而蟠桃，而武士的头盔，而扁皮球，而一个不规则的上尖下扁的红心……打了两个冷颤，起搏，跳动，跃出茫茫天际。

啊！那脱胎于天地之间的血和肉的红球立刻主宰了世界。它放出迷蒙的、温柔的、微弱的、有若从镜面上散射或衍射过来的淡淡红光，勾出了天地山川的轮廓。

醒哟！宇宙从混沌中，天地从涅槃中，山川从朦胧中，景物从沉睡中……一齐醒过来了。

我脚下是玉皇顶。“另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与齐”。它昂首天外，巍峨高大，不愧为“东天一柱”。孔子有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的兴叹，那是把泰山当作了自家身体的一部分才有的感觉。我没有这种占有欲，所以越看越觉天下博大，越觉自己渺小。伟大的泰山哟，二十几亿年前，当华北还是一片汪洋时就崭露头角突出水面。与天争高，与水争深，与时间争长论短。据考证，近五万年来几经沧桑又升高了五百米。而且科学家预言，今后

还要继续升高！

那在玉皇顶右边山坡上耸立的“高射炮”现在看清是一块巨石——拱北石。它状如覆舟，看样子兴许是几十亿年前神仙驾来的、触了礁翻了底的海上浮槎的化石。也许是什么奇肱国随风远行的飞车坠于此间的残骸。或者是天外来客乘坐的“UFO”而忘了把它带走。或者，也许……谁能说清这亘古亘今之谜呢！而今它一端如喙，刺入山岩；一端如锷，直抵高天，似乎终朝每日和苍天后土较量着什么。

六米高的秦王无字碑在晨曦中渐露规模。但我想不通，好大喜功的秦始皇不远千里来泰山封禅，为什么不大书特书自家的文治武功而仅立了个秃碑而去呢？这不符合嬴政的性格。有人怀疑不是秦王碑，我赞成。但把它说成是某个汉代皇帝立的，我不敢苟同。皇帝，没有一个不想为自己树碑立传而“流传百世”的，他们绝对不干这种无名无誉的傻事。所以我以为，立无字碑的人一定不是皇帝，而是一位气度非凡的政治家、历史学家、艺术家。他懂得千秋功罪留与后人评说的道理；他给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想象天地；他“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”！谁要妄想“袖携五色如椽笔，来补秦王无字碑”（张铨书碑），那就大错特错，糊涂透顶了。

唐玄宗李隆基就是这等庸人。你看，大观峰的黑色花岗岩被红光反射，擦亮了他亲自撰写的《纪泰山铭》。这位风流皇帝在华清池畔沉缅声色歌舞之余，竟舍得跋涉千里来泰山封禅撰文，记述开国皇帝李渊，太宗皇帝李世民的功绩，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：治国之道在于总观政治局势，至于能否成功，不在本人的主观愿望，而在体恤民情。其实他自己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，终于促成安史之乱！“铭心绝岩，播告群岳”的誓言也只剩一壁空文供人嘲笑了。

丈人峰本可以和日观峰等量齐观，但此时它却畏缩不前。大概埋怨那糊涂的唐玄宗使它顶了一个不太光彩的名声吧！据说唐玄宗封泰山时，以中书令张说为封禅使。张“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”，也是“有权不用过期作废”的意思，把他的女婿郑镒一下由九品官提为五品官。唐玄宗发觉以后问郑何以致此？郑无言以对。旁人代为解嘲说：“此乃泰山之力也。”此后泰山就成了“岳父”、“丈人”的雅号别称，“丈人峰”当上了如此这般的“丈人”，它能不为此羞愧吗！

然而舍身崖下却笼满魔鬼的诱惑。居心叵测的黑暗硬是把万丈深渊幻化成一马平川。跳吧，跳吧，跳下去就立刻解脱！跳下去就成仙成佛，尸解欲消！多亏那玉白色劝生阻死的栏杆以它的冷静，岩石上的两个“哀愚”大字的触目惊心，才唤回某些人的轻生邪念，才避免失足千古之恨！此时黑暗正牢牢把握着它，太阳光也奈何它不得。

我好像读懂了杜甫的“阴阳割昏晓”诗句。许多诠释家说：阴是背向太阳的方面，阳是朝向太阳的方面，“割昏晓”是说山两侧明暗的不同。但是我常想，太阳高高直射的中午、亭午或偏午，山的南北或东西两侧能否产生如昏如晓这样强烈的反差吗？显然不能。现在我看到，面向东方的诸如日观峰、月观峰、丈人峰等正沐浴着朝阳。而背向东方的山谷如舍身崖、南天门以下地方却是一片黑暗；特别是山脚下的泰安城，仍闪烁着灯光，沉埋在一片昏暗的黑夜里。我不揣冒昧地想，此刻正是杜甫“阴阳割昏晓”的实际所指吧。

那通体如火的太阳也只在空中容忍人们仰视了数秒钟。忽然，它陡地由红变橙，变黄，变金，变蓝……一下子射出炫目的金箭。那万箭齐发的强弩迅疾异常，一射而破青天，落星斗，通天达地泄下几支粗大的青气。纵横在握，天地壮观，新的一

天不可阻挡地来到！

刚才还是静止的云翳，此时被金箭射穿，就披霞曳彩竞相浮游舞动起来。那迎接太阳的“老云”，镶着耀眼的金边，激动得内心翻腾不已：像窑变，像炼炉，像熔岩，红橙黄绿青蓝紫在一起蒸馏、焙烧、锻铸、分离，变化万千，七彩缤纷！

金箭射中千山万壑，也射中山顶观日出的人们。人们立刻惊呼、呐喊，声音响彻高山峡谷。我惊愕地回头一看，原来岱顶上不知何时挤满了人，遍山遍野，密密层层。一时间人们都成了虔诚的太阳教徒。

人们再不敢直视太阳。它光焰万丈，腾空而起。黑暗，那曾不可一世的黑暗顷刻全消，泰山迎来了一天的壮丽。

1982年4月15日，泰安国际旅行社

春雨大明湖

我曾三次游大明湖，依次夏、秋、冬三季。它们给我的印象都是明快的：夏天，柳丝长，菡萏放；秋日，莲叶田田，远山凝翠；冬天呢，断梗残荷，一片茫茫白雪；然而春日的感觉又不同。

四月十二日早饭后，由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孙同志“导游”，我们一行，以河南省教育厅赵光副厅长为首，去游大明湖。那天天阴，一道灰一道黑，像要下雨的样子。从南门进入，一眼望去，明快的大明湖完全变了样，暧昧的春云，浓浓的细雾，把北边湖岸全般涂去；高高的北极阁在淡墨缭绕中似有似无；偶尔一座小亭凸现出来，随又抹掉；曲院白墙时断时连；惟岸柳悠悠摇荡，仿佛烟云淡雾是从它体内散发的一般，好不陶然……

一路来刻板的我们，像从冬眠里醒过，虫蚁似的活跃起来。“喂！老张，小心掉进湖里！”深沉的小 C 见我失神的样子，提醒我。

“怕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吧！”小 A 用《红楼梦》故事揶揄我。

“整个一个傻冒，快上船吧！”妻也责备我。